

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

最后的致意

〔英〕阿瑟·柯南·道尔 著
高忠义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最后的致意



〔英〕阿瑟·柯南·道尔 著
高忠义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后的致意 / (英) 阿瑟·柯南·道尔著; 高忠义
译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(福尔摩斯探案全集)
ISBN 978-7-02-013519-6

I. ①最… II. ①阿… ②高… III. ①侦探小说-小
说集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66069 号

责任编辑 卜艳冰 汤 淼 王轶华
装帧设计 高静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56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7.25
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519-6
定 价 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千古神探——柯南·道尔与福尔摩斯

柯南·道尔，一八五九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爱丁堡附近的皮卡迪普拉斯，其父为建工部公务员。柯南·道尔十一岁时进入全英最著名的耶稣会学校斯托尼赫斯特学院就读，十七岁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，一八八五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，同年与露易丝·霍金斯小姐结婚。

柯南·道尔从小热爱文学，开业行医期间，仍不断向《康希尔》杂志投稿。他非常热爱阅读侦探小说之父埃德加·爱伦·坡的作品，因而对侦探科学产生兴趣。他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，非常崇拜一位名叫约瑟夫·贝尔的教授。贝尔教授有一个特殊的能力，他不仅能立刻诊断出一位初次见面的病人的病症，还能准确说出病人的个性、生活习惯、职业等。柯南·道尔根据贝尔教授的形象，塑造出侦探小说中一个无可取代的典型人物——福尔摩斯。在柯南·道尔第一部侦探小说《血字的研究》中，福尔摩斯一出场，便以这种神秘而特殊的能力，令他日后的搭档华生医生瞠目结舌。

《血字的研究》完成之初，并未立即受到出版商青睐。此书经历一波三折之后才得以出版，随即受到广大读者喜爱，福尔摩斯从此与世人见面。一八九〇年，第二部作品《四签名》问世，同样获得热烈回响。一八九一年初，柯南·道尔毅然决定弃医从文，致

力于文学创作。尽管他发表过许多其他冒险故事和历史小说，但读者最钟爱的还是他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系列侦探小说。此系列作品共有四部长篇、五十六个短篇，后人将其辑为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。

柯南·道尔成功塑造了福尔摩斯这个人物，他以非常准确而真实的笔触描写这位冷静、机智又勇敢的神探。在他的笔下，福尔摩斯仿佛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，我们哪天走在街上也许就会与他擦身而过。他住在贝克街二二一号B，每天早上房东太太兼管家为他准备早餐，他边吃早餐边看《每日电讯报》及其他一些大众报刊。他出门时乘坐当时的大众交通工具火车或马车；喜欢散步，走遍伦敦大大小小的街道；对自己独特的本领非常骄傲。福尔摩斯虽为虚构人物，但鲜活得仿佛一直真实地存在着。

福尔摩斯在小说中是法国乡绅后裔，热爱音乐，喜欢思考，经常利用他所能取得的资料研究一切有关医学和侦探科学的问题。他善于观察，分析问题头脑冷静，能将各种线索系统地联系起来，然后再抽丝剥茧，使案情明朗化，而他的每次的推理都能合情合理，毫不牵强。

柯南·道尔在一八九三年发表《最后一案》，让福尔摩斯坠入深渊身亡，但随即引起广大读者强烈抗议。有人写信指责柯南·道尔是“凶手”、“畜生”，两万多人取消订阅连载福尔摩斯故事的《岸边》杂志，就连作者的母亲也提出抗议，甚至有人为福尔摩斯服丧哀悼。但一直到一九〇三年，柯南·道尔才借《空屋》这篇故事让福尔摩斯戏剧性地复活。

时至今日，福尔摩斯已经成为侦探的同义词，没读过福尔摩斯探案故事、没读过侦探小说的人，也知道福尔摩斯这个人物。在正统文学史上，侦探小说或许无立足之地，但西方一些文学批评家开始给予柯南·道尔侦探小说新的评价。但无论如何，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历经百余年仍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喜爱，越来越多的人在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影响下创作侦探小说，柯南·道尔和福尔摩斯这两个名字，将继续世代相传。

前 言

夏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虽因风湿的关系走路有点跛，但他的朋友们若是知道他还活着一定非常高兴。多年来，他一直住在伊斯特本五英里外的一处丘陵农场，不是研究哲学就是从事园艺。在这段休息期间，他拒绝了报酬非常优渥的案件，决定从此归隐。但随着德国战争的逼近，在政府的征召之下，他再次展现了结合理论与实践的非凡能力，并留下《最后的致意》一书所记载的这些历史性成果。原先已放在我的档案柜里很久的几项昔日记录，也被收入《最后的致意》中，让整本书的内容更为完整。

医学博士约翰·H·华

目 录

千古神探——柯南·道尔与福尔摩斯 /1

前 言 /1

威斯特里亚寓所 /1

硬纸盒 /38

红圈会 /65

布鲁斯-帕廷顿计划 /89

垂死的侦探 /127

弗朗西斯·卡法克斯小姐失踪记 /148

魔鬼之足 /173

最后的致意——夏洛克·福尔摩斯的收场白 /204

威斯特里亚寓所

1. 约翰·斯考特·埃克斯先生的离奇经历

我从自己的笔记本里发现，那是一八九二年三月底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。我们午餐时，福尔摩斯接到一份电报，随即写了封回电。他不发一语，但这件事一直在他脑海里打转，随后他站在炉火前，流露出沉思的神色，抽着烟斗，不时看着那份电报。突然福尔摩斯转过身看着我，眼神诡异。

“华生，我们必须仰赖你这位文学家了，你怎么界定‘怪诞’这个词的意思？”

“奇怪……异常……”我说。

他对我的定义摇了摇头。

“一定不只是这样！”他说，“有些人认为还含有悲惨和可怕这一层意思。试想一下你那些长期折磨公众的文章，就能理解‘怪诞’这个词的深层意思往往就是犯罪。想想‘红发人’那件事吧！一开始也是够怪诞了，结果却变成了预谋抢劫案。或者，还有最怪诞的‘五粒橘籽’那件事，直接引来一场谋杀案。所以这个词总是引起我警惕！”

“电报里也有这个词吗？”我问。

他大声读出电报内容：

刚刚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怪诞之事。可否向你请教？

斯考特·埃克尔斯

查令十字街邮局

“男的还是女的？”我问。

“噢，当然是男的！女的就不会拍这种预付回电费用的电报了。她会亲自前来！”

“你要见他吗？”

“亲爱的华生，你知道自从我们将卡鲁塞斯上校关起来之后，这段时间我有多烦吗！我的脑袋就像一部空转的引擎，因为没能衔接上工作而将自己扯成碎片。生活平淡，新闻枯燥，大胆和浪漫似乎已在这个罪恶世界消失了。那么，你可以问我是否准备好研究任何新的问题，不管它多么微不足道。不过，现在除非我判断错误，否则当事人已经来了。”

楼梯传来清晰的脚步声，一位高大结实、胡子花白而威严可敬的人被带进房里。他沉痛的面容与高傲的态度说明了他的身世。

从他的鞋罩到金边眼镜，可以看出他是个保守党人，基督徒，好公民，彻底的正统派和守旧派。但是，某件惊人事件打乱了他天生的镇静，从他直竖的头发、涨红而带着怒气的双颊，慌张激动的神态可看得出。随即他描述了事情的经过：

“我遇到了一件非常奇特而不快的事，福尔摩斯先生！这辈子从未遇过这样的事。这是最不寻常……也令人无法容忍。我坚持要听到合理的解释。”他怒气冲冲地说。

“请坐下，斯考特·埃克斯先生。”福尔摩斯缓缓说道。“首先，我可否请教一下，为什么要来找我？”

“好的，先生！这件事似乎跟警察扯不上边，当你听完事情经过后，一定会同意，我不能撒手不管。我对私家侦探完全没有兴趣，不过，尽管如此，还是久仰你的大名……”

“原来如此。但我再请问你，为什么没有马上过来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？”

福尔摩斯看了一下手表。

“现在是两点十五分，你的电报大约是一点钟拍出的。但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就知道你在醒来时已经遇到麻烦了。”

我们的当事人顺了顺尚未梳过的头发，又摸了摸还未刮过胡子的下巴。

“你说得对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完全没想到要梳洗。只是一心想要离开那栋房子。但在我来找你之前，我已四处打听了。你知道吗！我找了房地产经纪人，他们说加西亚先生的房租已经付过了，还说威斯特里亚寓所的一切都很正常。”

“喂、喂，先生！”福尔摩斯笑着说道，“你很像我的朋友华生医生，他有个坏习惯，老是一开头就没把事情讲对。请你先将你的想法整理一下，逐次告诉我，发生了什么事，让你这样的人，头不梳脸不刮，礼靴和背心纽扣也没扣好，就跑出来找人提供意见与

帮助。”

我们的当事人面带愁容，低头看了一下自己不寻常的外表。

“我这样子看起来一定很糟糕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没注意过我过去的生活里是否曾发生过这样的事。但我会把整件怪事的经过全告诉你，而且我相信，待我说完你会同意我这副样子是情有可原的。”

但是，他的叙述才刚开始就被打断了。外面一阵吵闹，然后赫德森太太打开门，带进两位强壮、官员模样的人。其中一位是我们所熟悉的苏格兰场的格雷格森警长，他精力充沛，仪表轩昂，是同行中的翘楚。他与福尔摩斯握了手，然后介绍他的同事，萨里警察厅的贝恩斯警长。

“我们俩一起跟踪，福尔摩斯先生，结果都到这个方向来了。”他将那双如斗牛犬般的大眼转向我们的客人。“你是里街波布罕公馆的约翰·斯考特·埃克尔斯先生吗？”

“我是。”

“我们整个早上都在跟踪你。”

“毫无疑问，你们是靠着重电报追踪到他的！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没错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们在查令十字街邮局找到了线索，于是就跟到这里了。”

“但你们为什么要跟踪我呢？你们想做什么？”

“我们想得到一份供词，斯考特·埃克尔斯先生，关于昨晚在伊舍附近的威斯特里亚寓所所发生的阿洛伊西斯·加西亚先生死亡事件。”

我们的当事人睁大眼睛坐了起来，脸上因惊吓而毫无血色。

“死了？你是说他已经死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他已经死了。”

“但，怎么死的？发生意外吗？”

“谋杀，如果世上真的发生过谋杀的话。”

“我的天哪！这真是太可怕了！你该不会认为……该不会认为我是嫌犯吧？”

“我们在死者口袋里找到了一封你的信，从这封信得知你昨晚曾打算在他家过夜。”

“我的确有这么做。”

“哦，你在他那儿过夜了，是吗？”

他们拿出了公事记录本。

“等一下，格雷格森！”夏洛克·福尔摩斯说道，“你们想要的就是一份清楚的供词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有义务提醒斯考特·埃克尔斯先生，这份供词可能被用来控告他。”

“就在你们要进门的时候，埃克尔斯先生正准备说这件事情的始末。华生，我想一杯苏打白兰地应该有助于他安定心神。现在，先生！我建议你别在意这里多出来的听众，请就像未曾被打断过一样继续说吧。”

我们的客人将白兰地一饮而尽，脸上也恢复了血色。他用疑惑的眼光看了一下警长的记录本之后，开始陈述那一段怪诞遭遇。

“我是个单身汉，因为喜欢社交，认识了许多朋友。在这些朋友当中，有一位已退休的酿酒人叫作梅尔维尔，住在肯辛顿的阿尔

伯玛尔大楼。几星期前，我在他们家吃饭时，认识了一位名叫加西亚的年轻人。我知道他有西班牙血统，而且与大使馆方面有某种关系。加西亚的英语说得很好，态度也讨人喜欢，还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美的男子。

“这个年轻人与我建立了友谊。他似乎一开始就很喜欢我，在我们碰面后的两天，他就到里街来探望我了。事情有一就有二，最后他邀请我到他家……就是位于伊舍与奥克斯肖特之间的威斯特里亚寓所……小住几天。昨晚我就到伊舍赴约了。

“在我去他家之前，他曾对我描述过家里的情况。他与一位忠实的仆人一起住，这仆人也是西班牙人，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，会说英语，也处理家事。还有一位很棒的厨师，是个混血儿，是他在旅途中认识的，这位厨师烧得一手好菜。我记得他还特别强调在萨里的中心找到这么个住处有多奇怪，我也同意他的看法，虽然事实证明它比我想象的还更奇怪。

“我开车到那里，约在伊舍南面两英里处。房子很大，背对马路，有一条弯曲的车道，车道两旁种了高高的常青灌木。那是一栋年久失修的建筑。当马车经过那杂草丛生的车道，来到久经风雨侵蚀的大门前时，我甚至怀疑来拜访一位我认识不久的人是否明智。但他不仅亲自来开门，还对我表示热烈地欢迎。他将我交给了那位神情忧郁、肤色黝黑的男仆；那仆人提着我的皮包，带我到客房。整个地方给人一种暮气沉沉的感觉。我们面对面坐着进餐，尽管主人尽可能想让气氛愉快些，可是他却好像在想着什么事情，说话也显得含糊凌乱，我几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主人不停地以手指敲着

桌子、嘴巴咬指甲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动作，显示他的紧张不安。至于晚餐，服务既不周到，菜肴也不怎么丰盛，加上沉默寡言的男仆那种阴沉的表情，更让气氛热络不起来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那天晚上，有好几次我真是希望可以找个借口回家。

“对了！我想到一件事，也许与你们两位先生正在调查的案件有关。当时我并没特别在意。就在我们快用完餐时，那个仆人递来张纸条。我注意到主人看过那张纸条后，显得比之前更加心不在焉、神色异常。他不再假装与我交谈了，只是坐着不停抽烟，呆呆地沉思着，但他完全没提到纸条里写了些什么。直到十一点钟左右，我很高兴终于可以就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加西亚从门口探头进来——当时房里很暗——他问我是不是按过铃。我说没有。于是他表示快一点钟了，这么晚还来打扰我很抱歉。后来我就沉沉睡着，一觉到天亮了。

“现在，我要陈述故事最惊人的部分了。当我醒来时，天已大亮。我看了一下手表，快九点钟了。我曾特别要求他们在八点钟叫醒我，因此对于他们忘记此事感到很讶异。我从床上跳下来，按铃找仆人。结果完全没有回应！我又按了好几次铃，结果还是一样。于是我想这铃一定是坏掉了！我胡乱穿上衣服，气急败坏地跑下楼要些热水。你们可以想象得到，当我发现楼下空无一人时有多惊讶！我在客厅里大喊，无人回应。逐一房间查看，结果每个房间都是空的。主人前一天晚上曾指出他卧室的位置，于是我敲了敲他的房门。没有回应！我打开房门走进去，空的，而且床铺根本没有睡过的痕迹。他与其他人都走了，那位外国主人、外国仆人以及

厨师，一夜之间全消失了！这就是我拜访威斯特里亚寓所最后的结局。”

夏洛克·福尔摩斯搓着双手嗤嗤地笑，将这件怪事写进他那本专门搜集奇闻轶事的本子里。

“你的经历，据我所知，的确非常特别！我可以请问一下，先生，在此之后你做了什么呢？”

“我非常生气！当时第一个想法是，我成为荒唐恶作剧的受害者。我收拾了行李，狠狠地关上大门，拎着皮包回伊舍。我拜访了村里最大的房地产经纪商‘艾伦兄弟’，结果发现那栋别墅是向这家商号租用的。这让我想到，整件事不可能只是为了捉弄我，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逃租。现在正是三月底，一季结账日即将来临。但是，这个说法不成立。经纪人对我的提醒表示感谢，不过他告诉我租金已预付了。于是我转往城里，拜会西班牙大使馆，却没人认识他。之后，我又去找梅尔维尔，因为我就是在他家初次遇到加西亚的，但我发现他对加西亚的了解还远不如我呢！最后，当我收到你的回电时，即刻过来找你了。因为我听说你是一位能够解答疑难问题的人。不过现在，警长先生，从你刚进门时所说的话我了解到之后，这可由你接着往下说发生了悲剧。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真的，除了我所陈述的，我完全不知道那个男子接下来的命运。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己所能协助法律。”

“这一点我很确定，斯考特·埃克尔斯先生！”格雷格森警长以友善的口吻说道，“我必须表明，你所陈述的一切，与我们发现的事实非常吻合。例如，晚餐时被送来的那张纸条，你注意到那张纸

条后来怎么了么？”

“有，注意到了。加西亚把它揉成一团扔到火炉里去了。”

“对于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，贝恩斯先生？”

这位乡村警察是一位壮实、肥胖、红皮肤的汉子。幸亏他那双隐藏于布满皱纹的双颊与额头之中的眼睛炯炯有神，才弥补了那张大脸的不足。他微微一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被折过的褪色纸片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炉子外有炉栅。他将便条扔过炉栅。我从火炉后面找到这张没被烧掉的纸片。”

福尔摩斯微笑着表示欣赏。

“你一定是很仔细检查过那栋房子，才能找到这么小的纸团。”

“的确如此，福尔摩斯先生。那是我的作风。我可以念出来吗，格雷格森先生？”

那位伦敦佬点了点头。

“便条是写在一张没有花纹的普通米黄色纸上，只有四分之一张纸的大小，用短刀刃的剪刀剪过两次。至少被折叠三次以上，然后用紫蜡封起来，再用某种平整的椭圆物体在蜡上压整过。这张便条是写给威斯特里亚寓所的加西亚先生的。上面写着：

我们自己的颜色，绿色和白色。绿色开，白色关。主楼梯，第一条走廊，右边第七，绿色厚毛呢。祝一切顺利！D

这是女人的笔迹，用尖笔写成的，但是地址可能用另外一支笔或由另一个人书写。你看，字体比较粗厚。”